

從散聚宣教學探討把握人才流動

(Mobility of Academics and Researchers) 的機遇

郭鴻標

郭鴻標牧師 — 建道神學院神學系主任、本刊顧問

I. 引言

「德國學術海外交流計劃」(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)於 2016 年發表研究資料，主題是「學者與科研人員的國際流動性」(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Academics and Researchers)。¹ 「國際流動性」(International Mobility)的觀念是全球化的現象，近年在宣教學方面，「散聚宣教學」(Diaspora Missiology) 是一個重要觀念，回應這個時代的人口流動的現象。² 「筆者」³ 開始思想「流動」(Mobility), 「散聚」(Diaspora) 的關係。在文化研究方面，有「文化全球化」(Cultural Globalization) 與「文化本土化」(Cultural Localization) 的兩極情況。不過，在這兩極中間，主要的現象是「文化混雜性」(Cultural Hybridity)。文化上的混雜不單是文化的多樣性；同時出現不同程度上的文化「融合」(Fusion)。筆者在「散聚宣教學」的思維底下，覺得值得探討「流動」(Mobility), 「散聚」(Diaspora), 「混雜與融合」(Hybridity & Fusion) 三個觀念。

II. 本文目的及鑰詞介定

筆者對宣教神學有興趣；
但是認識仍然有限。這篇文章主要以在德國的中國留學生為焦點，思考如何把握人才流動的機遇的課題。

¹ DAAD, Wissenschaft Weltoffen. Daten und Fakten zur Internationalität von Studium und Forschung in Deutschland", W.Bertelsmann Verlag, 2016.

² 參 Enoch Wan, *Diaspora Missiology: Theory, Methodology, and Practice* (Portland: Institute of Diaspora Studies, 2011.)

³ 為使本文更個人化及易讀，全文用「筆者」自稱，概指郭鴻標教授。

- 人才流動 (Mobility of Academics and Researchers) —— 學者及研究專業人員的跨國流動。
- 散聚宣教學 (Diaspora Missiology) —— 從學術角度有系統地探討研究人口散聚的現象，冀求明白以及參與神在散聚人口中的救贖事工。⁴
- 文化全球化 (Cultural Globalization) —— 因為環球化 (globalization)、資訊革命 (media revolution) 等因素，導致文化方面的互通相連。
- 混雜與融合 (Hybridity & Fusion) —— 異族通婚引至基因混雜。因移民或各式各樣的人口流動現象，引至文化的融合。

III. 從「散聚宣教學」角度看人才流動的現象

筆者覺得可以從「散聚宣教學」角度看人才流動的現象，「散聚宣教學」的實踐，如下圖所示有四種具體模式：

圖一 一 散聚宣教事工模式說明⁵

散聚宣教 模式	服事對象	服事地域	服事內容
向「散聚人口」傳福音 (<i>To the diaspora</i>)	「大前門」事工：學生學者，民族餐館人員，公司外派來工作者，商務考察人士，新移民等	本地	接待、安頓、關懷、語言文化培訓等福音預工與福音查經班
藉用「散聚人口」 (<i>Through the diaspora</i>)	散聚人口或是家鄉國內同胞	本地、家鄉或其它地方	通過親友網絡，作同胞的福音工作
超越「散聚人口」(<i>By/Beyond</i>)	異文化族群	本地（異族群中）或是外地	跨越文化，在本地、家鄉或是國外作其他族群的福音工作

⁴溫以諾。〈堂會落實參與散聚宣教事工：實踐始點 外展基地〉。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第4⁷期 (2017年1月)。

⁵溫以諾、陳鳳玲。《意大利散聚華人及散聚宣教》。OR: Western Seminary Press. 2017:14。

the diaspora)			
聯同「散聚人口」 (<i>With the diaspora</i>)	福音機構、宣教差會與宣教士	世界各地福音未得之地	與機構、差會聯手作宣教，支持與差派

按溫以諾的專門研究，計有四種散聚宣教模式⁶

1. 向散聚群體傳福音 (*Missions to the Diaspora*) 向散聚群體介紹福音，訓練他們成為基督門徒
2. 透過「散聚群體」傳福音 (*Mission through the diaspora*) 散聚基督徒群體，向居住地的親友，家鄉及海外親友傳福音
3. 由「散聚群體」傳福音 (*Missions by and beyond the Diaspora*) 推動散聚群體基督徒，向居住地/家鄉/及海外的其他族裔傳福音，作跨文化福音工作
4. 與「散聚群體」一起傳福音 (*Mission with the diaspora*) 以築橋與連接方式為重點。築橋以地區接近，相同語言及族裔如築橋般建立起來。連接則以血緣，友誼興趣連接各人，達到傳福音。

筆者認為可以將「散聚宣教學」四種散聚宣教模式，應用於在德國人才流動現象的中國留學生身上。

IV. 培養年青基督徒跨文化思維

2015 年中國有 500,000 學生在海外留學，⁷

留學海外的中國學生人數在歐美以美國最多，有 300,138 人。其次英國有 108,144 人，澳洲有 106,756，德國有 30,259 人，法國有 25,297 人。⁸ 2015 年中國有 77,538 留學海外的博士學生。⁹

留學德國的中國學生人數不斷增加，2005 年 25987 人、2010 年 22779 人、2015

⁶ 廖少舫。〈散聚宣教學主要課本簡介〉。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第42期，2015年10月。9夏。

⁷ <http://www.china-botschaft.de/det/>

⁸ DAAD, Wissenschaft Weltoffen. Daten und Fakten zur Internationalität von Studium und Forschung in Deutschland”, Wbv Publikation, 2018, 23.

⁹ DAAD, Wissenschaft Weltoffen. Daten und Fakten zur Internationalität von Studium und Forschung in Deutschland”, Wbv Publikation, 2018, 39.

年 30259 人¹⁰、2017 年留學德國的中國學生 34997 人¹¹。2017 至 2018 學年冬季在德國留學的中國學生有 39,541 人¹²。

留德中國學生是九十年代後出生，在相對物質豐富的年代成長。

他們與「河殤」年代青少年的文化不同，不會覺得中國貧窮落後，不會覺得中國何去何從，是那麼逼切嚴重的問題。當年那些「失了大地卻得了天空」的見證、那些「科學證道」的屬靈材料，不一定能夠回應年青一代中國留學生的屬靈需要。在歐洲華人福音工作，應該服侍所有「海外華人」，「海外華人」是一個相當多元化的概念，有大陸華人、香港華人、台灣華人、越南華人、東南亞華人、北美華人、歐洲華人、...等。由於中國留學生是一個龐大群體，這篇文章主要討論中國留學生的福音工作。

V. 向散居的人宣教 (*missions to the diaspora*)

筆者認為對於能夠離開本地，到海外留學的年青人來說，人生的目的不應該只是完成一個學位。既然去到另外一個文化圈，好應該把握機會認識當地的歷史與文化，擴闊視野。人在異鄉很自然期望有「家」的感覺，縱使留學生懂得當地語言，經過一星期密集的課程，心理上希望週末可以休息一下，可以用母語與相同背境的人溝通。因此，中國留學生在海外信主後，很自然向背景相同的同學傳福音。一般來說，學生團契的文化特色是十分「單一化」(Homogeneous)，餐館背景的人不容易投入。「海外華人」有共同的文化淵緣；同時有很多「次文化」上的差異。在「物以類聚」的情況下，團契可以強化「文化本土性」(Cultural Localization)。不過，生活在異文化，總要處理同樣「文化多樣性」(Cultural Plurality) 的課題。筆者認為訓練中國留學生有跨文化思維，認識不同「次文化」背境

¹⁰ DAAD, Wissenschaft Weltoffen. Daten und Fakten zur Internationalität von Studium und Forschung in Deutschland", W.Bertelsmann Verlag, 2016, 16.

¹¹ DAAD, Wissenschaft Weltoffen. Daten und Fakten zur Internationalität von Studium und Forschung in Deutschland", Wbv Publikation, 2018, 55.

¹² <https://de.statista.com/statistik/daten/studie/301225/umfrage/auslaendische-studierende-in-deutschland-nach-herkunftslaendern/>

¹³的華人的世界觀、價值觀，學習突破自己的文化背境走進另外一個文化世界，真實地認識華人文化的多元性，以耶穌基督的愛與包容，尊重別人的文化，建立一個思想開明，寬容的基督徒群體，承擔普世宣教使命。

VI. 透過散居的人宣教 (*missions through the diaspora*)

筆者覺得很多在查經班初信主的人，對「教會」沒有概念，對教會歷史缺乏認識。她們只有查經班、團契、自己所屬教會的經驗，對不同宗派的歷史或神學一知半解。很多初信主的學生，十分理性地分析經文的邏輯，在觀念或字句方面要求清晰準確。由於帶領查經的人不一定有聖經原文訓練，結果大家也不知道如何處理不同的理解。若果是信仰非常保守的牧者，他們對神學十分懷疑，卻有一種傾向，自以為自己的理解才是真理。所以，有些在科研上很出色的基督徒，在信仰上是非常反智的。他們的人生是信仰與生活分割的人生，在社會上可以按社會的一套向上爬；在教會裡就換上另一套屬靈語言。筆者明白這是現實情況，牧者就是被呼召牧養這些弟兄姊妹，引導他們追求靈命更新。筆者認為透過散居的人宣教，應該注意這些散居者所理解的，是否一個「縮減了」或「私人化」的福音？

在異鄉的華人教會有「同鄉會」、「聯誼會」的社會與文化功能，參加的人可以為了得到這些心理上的滿足，多於靈性的追尋。或者不自覺地披著屬靈的外衣，追尋人的心理需要。因此，筆者認為訓練中國留學生有跨文化思維，很自然會挑戰他們學習文化上的開放性與多元性。

VII. 讓散居的人跨文化宣教 (*missions by and beyond the Diaspora*)

筆者九十年代在德國進修博士課程，學習德語研讀德語神學原典，用德語表達信仰的理解，與人討論聖經與神學課題。因為筆者與德國人有很多接觸，透過與德國人交流認識德國人的生活與文化，就慢慢形成了一種跨文化思維。回香港後開了一個網頁「全球基督教與處境神學反省」

¹⁴，反映筆者重視「文化本土性」(Cultural Localization)

與「文化全球性」(Cultural Globalization)

的兼備。這種跨文化思維也影響筆者的神學思考方法，重視「本土神學」(Local Theology) 與「全球基督教」(Global Christianity)

的結合。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，資訊流通量大與速度快，教會與教會機構林立，神學院數目多，當中有些是亞洲神學教育協會或東南亞神學教育協會成員，學位得到國際承認。

近年，香港教會注意「社區轉化」、「城市轉化」的使命。八十年代香港教會還在討論「傳福音與社會關懷孰先孰後」的問題；現在大部份牧者與基督徒認同「整全福音」的使命

¹⁵。香港牧者與基督徒從跨文化角度學習全球福音派洛桑會議的思維，也學習改革宗強調神的主權，建立基督徒的社會觀與政治觀。當然香港牧者與基督徒中，有些仍然將基督信仰與社會或政治分割，認為福音只是與人的靈魂有關。不過，對信仰認真的基督徒，很快會覺得信仰與職場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，他們要持守信仰是何等艱難。因此，「職場牧養」的事工出現，還有「職場宣教」的事工也應運而生。

筆者認為在德國信主的中國留學生，需要有跨文化視野，了解神在世界各地華人教會的帶領，究竟全球華人教會的發展是否有一些軌跡呢？另外，我們也要幫助信主的中國留學生，了解北美洲教會發展的模式，增長與衰退的趨勢。當他們留在德國或回國成為教會領袖，都帶著跨文化視野帶領教會。筆者從自身的經驗，多年觀察和思考，一方面欣賞佩服前線宣教士與牧者忠心服事；另一方面發現時代的變化太快，以致前線宣教士與牧者未必有空間沉澱對新情況的觀察，安靜思考。筆者提出這些意見，希望德國華人教會可以有更美好的發展。當筆者將「散聚宣教學」的觀念，放在歐洲的處境，特別是在德國的中國留學生基督徒身上，會發現訓練他們具備跨文化思維，參與佈道及跨文化宣教服侍，是相當重要的。

¹⁴參 <http://www.globalandcontextual.org/>.04.03.2019.

¹⁵ Enoch Wan, "Holistic ministry/missions: reflections & resource material," *Global Missiology*, October 2005, www.globalmissiology.net

VIII. 跨文化思維的落實

前曾論述華人信徒參與“越文化差傳事工”的障礙¹⁶，包括心理(民族優越感)、策略及神學方面多重因素。¹⁷

另外，我們基督徒很容易有一種「教條化」的思維，覺得只要根據聖經解釋就絕對正確。當然我們高舉聖經的權威；但是當我們解釋聖經的時候，我們的理解與聖經的原來意思可以有距離。當查經班、團契、教會對同一段經文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釋的時候，我們根據甚麼標準辨別呢？究竟我們是否可以有一種完全避免人意思的解經呢？有牧者及弟兄姊妹，對神學訓練充滿懷疑，為了保護教會就不讓弟兄姊妹接觸神學。筆者認為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神學訓練都不完全，我們需要更加謙卑學習。

筆者明白有弟兄姊妹努力保護教會，不受外來思想的影響，希望弟兄姊妹信仰純正。筆者認為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，弟兄姊妹在網絡世界接觸大量關於聖經和神學的資訊，現在最大的挑戰是幫助弟兄姊妹「學懂學習」(learning how to learn)，如何分辨那些資訊有更高的可信性？

由於時代急速改變，聖經和神學的思路也隨著時代改變。以前強調經文中的「概念」清晰和有明確定義；現在強調經文中的「敘事」，人物角色的矛盾衝突。以前強調經文中的「作者原意」；現在也容許在

「作者原意」底下，讀者有「想象的空間」。因此，聖經和神學的解釋出現多元化的現象，除了沒有「唯我獨尊」的聖經和神學的解釋外；還出現「混雜與融合」

(Hybridity & Fusion)

的現象。很多基督徒聽到聖經和神學的解釋有「混雜與融合」的時候，會擔心扭曲聖經和神學的原意。筆者在這裡簡單的說明從基督教歷史角度看，這是很自然的事。

IX. 「混雜與融合」(Hybridity & Fusion) 是文化與信仰的現象

¹⁶

溫以諾，1998f.<文化與宣教>。大使命中心“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更生研討會”發表論文，1998年8約9-12日於美國，德州。

¹⁷詳參溫以諾、《中色神學綱要》。加拿大：恩福。1999。第八章。

筆者認為文化上「混雜與融合」(Hybridity & Fusion)

是十分自然的事，舉一個例子，在飲食方面，華人可以吃日本壽司、法國生蠔、意大利薄餅、...等，我

們不會堅持在飲食方面，不受西方影響這樣的意識形態，文化上的「混雜與融合」是正常的事

¹⁸。在政治與宗教領域，有很多虛偽的例子，在政治領域，有人自己穿西裝，開外國汽車，子女在海外留學，家人移民海外，然後要求其他人不要「崇洋」。其實，很多時候在偉大口號背後，是人的權力慾。

若果我們誠實地看宗教歷史，「混雜與融合」(Hybridity & Fusion)

是十分自然的事。在以色列歷史，神學上「混雜與融合」也是普遍的，例如舊約中神的名有Elohim，El

是迦南地至高神的名字。以色列人的文化遠比埃及、巴比倫人低，

她們用迦南地至高神的名字，表達自己神的名，也不奇怪。另外，新約聖經約翰福音 1:1:「太初有道」的「道」(Logos)

是希臘哲學的概念。約翰用希臘哲學的概念表達神兒子耶穌基督，也是用希臘哲學思維演繹基督信仰。如果我們期望耶穌基督的福音，完全沒有受人的思想、文化的影響，從聖經的歷史、基督教歷史角度來說是不可能的。有關這方面的學術性探討，請參溫以諾。「民族釋經學：於歷世歷代所有基督徒之必要性及困難」。¹⁹

X 朝向跨文化神學的建構

有華人基督徒強調要擺脫西方神學的框框，發展華人神學。筆者同意發展華人神學是必走的路²⁰；但是問題是如何理解西方神學？

¹⁸ 有關這方面的歷史及文化討論，請參 Enoch Wan, "Sailing in The Western Wind," *Challenger*, March 1991.

¹⁹ 請參溫以諾。「民族釋經學：於歷世歷代所有基督徒之必要性及困難」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第42期，2015年10月。

²⁰ 郭鴻彬、「從神學角度回應溫以諾教授的“中色神學”」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第一期，2005。

筆者認為西方神學也是一種處境神學和本土神學²¹。例如，在使徒行傳 15:29 記載，耶路撒冷教會容許安提阿教會，在新的文化環境不需要接受猶太的宗教文化；只要堅守不姦淫、不吃祭偶像的食物和血。當保羅在外邦宣教建立教會，外邦教會就面對福音與希臘文化之間關係的問題。希臘化的猶太基督徒與希臘和羅馬的基督徒，很自然從他們文化角度解釋基督信仰。早期基督教神學是希臘化的神學是歷史的產物，因為亞歷山大是一個希臘哲學重鎮，當時的基督徒，努力將基督信仰與希臘哲學對話，用希臘哲學解釋基督信仰是十分自然的事。在奧古斯丁後，拉丁系統的神學開始發展。早期和中世紀基督教歷史，是一部福音與希臘和拉丁文化相遇與結合的歷史。

筆者認為我們應該了解福音與希臘和拉丁文化相遇與結合的模式，背後的原則，然後處理華人神學、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課題。當我們有跨文化思維，我們不會簡單地宣稱西方神學就只重抽象思維；忽略具體文化處境和應用。

XI. 朝向可持續發展的德國華人教會

回到歐洲華人教會，筆者觀察歐洲第二代華人，他們可以與父母用母語溝通，不管是廣東話或普通話；但是他們在用中文閱讀和寫作方面相當困難。值得思考的問題是，究竟歐洲華人教會的兒童主日學、青少年團契應該用甚麼語言進行呢？普通話？或是當地語言如德語、法語、...等？

在德國留學的中國學生，應該有能力用德語生活，筆者覺得應該訓練中國留學生有跨文化思維，提高華人教會的跨文化元素，懷著開放的態度開展德語福音事工。因為有些中國人與德國人結婚，他們的配偶與兒女都講德語，教會是否應該開一個德語查經班呢？

另一方面，當第二代長大，是否應該有德語崇拜呢？筆者認為在教會裡面也會出現「混雜與融合」 (Hybridity & Fusion) 的現象，若果我們有跨文化思維，就不會覺得有甚麼稀奇。最近有德國華人教

21

西方神學是受西方意識形態及思維進程所支配，歷經千多年處境化的過程，混雜了：希、羅哲學 (Greco-Roman philosophy)，及基、猶倫理 (Judeo-Christian ethics) 的濃厚成份。詳參溫以諾、《中色神學綱要》。加拿大：恩福。1999。

會請德國牧者牧養華裔青年人，這是好的作法。值得思想的問題，究竟德國華人教會請德國牧者牧養華裔青年人，

對整個教會帶來甚麼影響呢？當這些青年長大結婚後，是否有一個德語崇拜呢？這些事情可能

10

年後出現，現在是應該探討與部署的時候。另外，德國華人教會應否推動德語福音工作呢？德國華人教會如何參與和開展跨文化宣教呢？

另一個不容忽視的課題，是德國華人教會德語能力的課題，最近德國內政部，表示將來到德國從事宗教工作的外國人，需要有德語證明，才可以獲得簽證。具體內容需要再討論。這個政策主要針對在德國從事宗教工作，約 2000 名「伊瑪木」(Iman)，2019 年有 1049 人由土耳其宗教局 (Ditib) 派到德國。2018 年底麥克爾，表示德國應該自己培訓「伊瑪木」(Iman)²²。究竟這個政策對德國華人教會宣教士和牧者有多大影響？目前我們仍然不清楚具體的內容，所以難以估計。但是，將要到德國華人教會服侍的宣教士和牧者，應該有心理準備要具備德語考核的程度，才可能獲發工作簽證。現在，主要的關卡是延續簽證的時候需要有德語能力證明。筆者覺得準備到德國華人教會服侍的宣教士和牧者，需要有跨文化宣教思維，面對歐洲及德國的新情況。「散聚宣教學」是一個值得採用的跨文化宣教概念，海外華人教會需要整理當地的教會歷史，教會發展的經驗，探討在歐洲新處境中如何建立一間「可持續發展」、具「跨文化宣教」視野的教會。

XII. 結論

筆者欣賞德國華人教會的牧者與信徒領袖，多年來的忠心服事，這篇文章撰寫的原意：是期盼主內同道彼此勸勉，互相激勵，願主興起天國大軍，把握人才流動的機遇。特別使用學有所長的中國學者，及研究專員們，為天國事工效力，直到主臨，阿們。

²² “Regierung plant Deutsch-Nachweis für ausländische Geistliche”, *Spiegel Online* 04.03.2019. <http://www.spiegel.de/politik/deutschland/bundesregierung-plant-deutsch-nachweis-fuer-auslaendische-geistliche-a-1256080.html>. 05.03.2019.

(編者按：本刊顧問郭鴻標牧師，身為資深的神學教授，卻因極強的宣教負擔，不但開設「歐洲宣教團隊一家一」群組，且採用跨科際研究法，接近期國際人口流動的現象，提筆論述「從散聚宣教學探討把握人才流動的機遇」，採用跨科際研究法，專文論述，真知灼見，十分珍貴。)

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 第56期2019年4月號